

羊腿漫漫长路

□ 陈慈林 (浙江杭州, 国企干部)

几年前去嘉峪关时值岁末, 气温跌破零下20℃, 街景萧瑟。妻独自逛起农贸市场。回宾馆时, 她竟然带回了一条冻得铁实的羊腿。

羊腿斩去羊蹄, 约有五六斤重, 像只小足球, 是牧民直销的高原羊。牧民大叔说, 高原羊吃“冬虫夏草”, 喝“农夫山泉”长大, 健康环保, 绝无污染, 好吃不贵, 只要100元钱。妻怦然心动, 在尝了“样肉”确认滋味不错后, 抱着捡大便宜的心态掏钱买了。

拿回宾馆后却傻了眼, 羊腿固然不错, 但如何带回杭州却成了难题: 客房温度25℃上下, 不宜存放羊腿; 稍后还得坐火

车到敦煌、兰州, 漫漫长途又如何保质?

退回给摊贩自然已不可能; 转卖给宾馆餐厅, 老板却说不便购买来历不明的食物; 扔掉自然舍不得, 只能硬带。

于是开始一系列折腾。客房室温高, 把羊腿套入两层塑料袋, 用绳子拴住, 从四楼窗口悬挂到室外, 既不怕小偷, 零下20℃低温, 也不怕它变质。果然效果不错, 挂了两三天, 没变质, 还冻得更结实了。

然而, 折腾之旅才刚开始。上了去敦煌的火车, 所幸餐车长允我把羊腿寄放在冰柜中。随后采风活动中, 大伙忙着摄影创作和交流, 我的主要精力却花在羊腿保质上。坐景区中巴, 恳求司机开启不受空

调影响的行李箱。到餐厅就餐, 恳求老板允许羊腿暂存冰箱。最尴尬的是到兰州后, 客房在宾馆一楼, 窗外挂羊腿行不通了, 宾馆冰柜又因季节关系停用。说了许多好话, 方在电费由我负担的前提下, 临时开启冰柜让我放羊腿, 这一夜花了12元电费。

到上海换乘回杭州的列车, 不敢进有空调的候车室, 提着慢慢融化渗血装着羊腿的塑料袋等候在角落里。警察从监控中看到大疑, 三四个人同时奔过来检查……

费了许多周折, 羊腿终于到家。当老伴把一大锅没有膻味、只有香味的羊肉汤端上餐桌时, 所有的付出都得到了补偿, 高原羊肉的味道真的很好吃。



我们家的小精灵

□ 宋余睿琪 (上海, 学生)

螳螂是喜欢魔都的。魔都的四季, 都能提供丰富的食物。螳螂, 也就成了新的宠物。听老一辈人讲, 三四十年的孩子喜欢的昆虫, 是蟋蟀、蝈蝈和知了。

云眼斑螳曾是我得到的第一只螳螂。刚来的时候, 云眼斑螳尾巴翘起来, 背后光秃秃的, 还没有长出翅膀。经过几天, 我发现它不吃东西了, 一动不动。晚上我睡着了, 笼子里静悄悄的。早上起来, 原来的螳螂不见了, 只见一只长着翅膀的螳螂爬在笼子上, 地上还有螳螂脱的皮。云眼斑螳的翅膀是翠绿的, 像一件华丽的外衣。外衣上有一个漂亮的像笑脸一样的花纹。不小心把它的笼子摔到了地上, 它张开了翅膀; 我看到它翅膀里面有绚丽多彩

的花纹, 就像穿了一条彩裙。

欧洲著名生物学家法布尔在《昆虫记》中, 曾描写螳螂: 称它的前足上那对极具杀伤力的“大刀”, 显示了它是一种温存与残忍并存的小动物。它吃果蝇, 从伏击, 到开心品尝, 再到吃完后认真清理。“螳螂真是一个美丽的杀手!”

螳螂的品种几乎和鸟类一样多。不久, 我们家又来了一只小精灵, 它就是兰花螳螂。我想把它放在手心上玩一玩, 但又怕他们会用“大刀”夹我的手。父亲说: “不要怕, 它不会伤害你的。”我胆战心惊地把手放在小螳螂前面, 让它爬上我的手。一开始我还觉得有点害怕, 手一直发抖, 不过后来就放松了。我动了一下它的尾巴, 它飞快地在我的手上跑

了起来。我的手心觉得痒痒的, 很好玩。

螳螂就像秋天般多色调。刚来我家的时候, 兰花螳螂是白色的。经过了几天, 它的背红了一点, 又过了几天, 背又红了一点。经过这样一天天的累积, 兰花螳螂现在只有肚子和胸前一点点是白色的, 其它大部分部位是红色的了。它变了颜色, 一眼望去, 就像一朵兰花一样美丽。我终于知道它为什么叫兰花螳螂了!

一天, 我突发奇想地把兰花螳螂放在客厅里的兰花上, 就想看看它散步的模样。一转眼, 螳螂就不见了, 我很着急地寻找它。过了好一会儿, 才发现兰花螳螂还在我的眼前。原来兰花螳螂的颜色和兰花实在太相似了, 它把我也迷惑了!

